

漂泊中学相声 他创建了打工博物馆

31岁的王德志是内蒙古人。1995年,他带着上春晚出名的梦想来到北京。他没能上春晚,成了“北漂”一族。洗过碗、发过小广告,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但他始终拥有梦想。他看《资本论》、《红与黑》、报了相声班,他希望自己更快地融入北京。他写出了相声《飘》、自拍DV记录打工者的生活,最终和同伴创办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5月1日,这家博物馆第一次展出。展品是和打工生活相关的物品。在王德志看来,这里记录了打工者的故事和城市发展的轨迹。

创办打工博物馆

“1995年单人匹马我来到京城,准备混个天皇巨星潇洒一番……哎,结果不行啊,我转身找个餐馆干起杂工……天天撇着屁股工作14小时……”5月1日上午10点半,一名年轻男子站在朝阳区金盏乡皮村东北角一个临时搭建成的舞台上,手舞足蹈地唱着。他唱的是自编的Rap段子《我的自白书》,他的俏皮演出逗得观众直乐。

下台后,年轻男子安静地站在人群中。他身材瘦弱,背微微有些驼,黝黑的脸上隐隐泛着高原红。他叫王德志,是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一名负责人,当天的演出是他和同伴发起创办的打工文化博物馆开馆的开幕式。

博物馆位于皮村东北角一片平房中,是一个300平方米的展厅,原来是一个废弃的玻璃厂。去年8月,后来成为博物馆馆长的孙恒和王德志在一家机构的支持下,以每年4万元的租金租下了场地,并将其改造成了博物馆。展览的主

题是“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分为影像展厅、儿童展厅、妇女展厅、生活工作实物展厅等七个部分。展品都是与打工生活相关的各类物品,如工资单、暂住证等,都是工友无偿捐赠的。

王德志说,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打工者的三十年。每个人都有历史,都渴望被记录。所以工友们对博物馆都特别支持。昌平有个建筑工地的工人在广播上听说他们筹建博物馆的事后,第二天,30个人一起来到皮村给他们捐赠物品。

31岁的王德志将自己用过的十几张暂住证和一套《打工周刊》捐给了博物馆,他捐赠的暂住证是该博物馆收到的第一件展品。博物馆的成立,让王德志和他所在的打工群体有了进入历史的自豪感。

来京想上春晚

打工博物馆里存有很多打工者捐赠的书信、日记,从这些东西里可以看到每个打工者当初选择背井离乡时都怀着对城市的憧憬,王德志也不例外。

王德志出生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科右前旗跃进农场,小时候,他的生活范围一直局限在跃进农场。乌兰浩特的冬天漫长、寒冷,伙伴们都靠喝酒和搓麻将打发时间,酷爱读书的他整天躲在家里看书。1990年,13岁的王德志跟随父亲第一次进城。“我觉得那就是城市的颜色,很好看。进城之后,我第一次看见了楼房,那么多的楼房。当时我很纳闷,全是楼房,人住哪里?那时我只知道平房是住人的,以为楼房全都是用来办公的。”18年后,王德志在皮村一间租住



王德志站在打工博物馆里,介绍他来北京的13年。

的平房里回忆起当初自己的想法,觉得很好笑。

进城后的第二年,王德志便因家境贫寒辍学了,那时他初一才上了一学期。

1995年12月,18岁的王德志拿了家里700块钱,偷偷去乌兰浩特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火车票。他要上春晚说相声,一举成名。他觉得只要练两个月就可以上春晚了,然后家人就能从电视上看到他了。因此,一下火车,他就拿着自己写的相声段子信心十足地直奔中央电视台。央视等待他的是武警把守的大门。他向传达室说明来意后,工作人员愣了一下,说:“今年春晚节目已经敲定了,明年再来吧。”

漂泊中坚持学相声

王德志在街上转了几天,还是决定留在北京。他在央视附近的一家饭店找到一份洗碗的工作,等待机会。工作很辛苦,最初晚上就睡在拼起的饭桌上,盖一层薄被,常常被冻醒。

工作上再辛苦王德志也能承受,但让他不舒服的是暂住

证给他带来的麻烦,那些日子,他晚上在路上走,经常会被警察拦住查暂住证。他每天下班回住处时,都特别小心,先远远地观察一下是否有警察、联防,看好没有才敢从大路进去,有的话就只好绕远路走。

那一年,王德志办了第一张暂住证,C本,180元。此后他又办过十几本暂住证。它一直提醒着他打工者的身份。博物馆建成后,王德志将十几本暂住证全部捐了出来。

王德志不断变换工作,洗过碗、送过水、发过小广告……打工的同时,他一直坚持学相声。1998年,他用自己的积蓄租了一所艺校的相声班。搭档李勇回忆说,王德志对艺术特别执着,每次都从丰台跑到东四上课,他们班最后坚持下来的就他们俩。王德志每天早晨上班前都先吊嗓子,还自己录音,反复地听,不停地纠正自己的口音,很快他就得到了老师的认可。

在北京的时间渐久,王德志浓重的乡音逐渐消失了。“北京人说我是外地人,家乡

人说我是北京人。我呀,中间的,两边都不是……”“你是什么族的?”“京漂族,北京漂泊族。”学习相声的同时,王德志创作了相声《飘》。

“同样是漂泊,我更喜欢在空中自由飞翔,而不是在水中随波逐流。而且我也喜欢小说《飘》中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所以这个段子定名为《飘》,而非《漂》。”2004年,王德志和李勇带着《飘》闯入了北京电视台主办的相声小品邀请赛最后一轮。在他看来,他即将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此前吃的所有苦都是成功前的考验。

他对未来满怀希望时,却听到其他选手在交流自己跟评委的关系如何如何,都去过哪些评委的家。最终王德志获得了一个安慰奖。没能获得更好的名次也许是因为实力,王德志说:“但这件事也让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十几年,但依然在这个城市之外。正是因为这些经历,让我慢慢有了群体意识,虽然那时还很模糊。”

出名后的诱惑

《飘》没能让他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但王德志和几个工友成立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却慢慢在打工群体中有了些名气。他们经常到工地、工厂、打工子弟学校演出。条件通常很简陋,有时候在露天空地上支起一个话筒架就开演了,演出气氛总是很热烈,观众时哭时笑。他渐渐懂得哪里才是他的舞台,他的相声是为谁而说。

王德志说,别人总以为打工者只想挣钱,只喜欢去录像厅看黄片,没有精神追求,不需要文艺。事实上却是打工者的精神需求长期被忽视,被压抑。因此,他把一些演出时

的音像资料捐给了博物馆,其中就有他的获奖节目《飘》,可以供工友们随时欣赏。

随着演出的增多,王德志和搭档李勇也小有名气了。他还如愿在央视的一套、二套、十套等多个节目中做过访谈,表演过节目。搭档李勇很快彻底转型做演员了,上过《命运呼叫转移》这样的热门电影。

现在王德志是“工友之家”的专职工作人员。“工友之家”旗下除了博物馆,还有5家同心互惠公益商店、1家同心实验学校、1个打工青年艺术团、1个协会、1个中心。

在李勇看来,王德志有不同于他的价值体系,这和王德志的大量读书有关。王德志15平方米的简陋住所里,3个书架上都放满了书,地上还堆了两轮皮袋的书。其中,有一套完整的《资本论》和《毛泽东选集》。

拍片记录打工生活

没有转型去做专业演员,王德志亲自自拍了两部关于打工者在京工作、生活的影片——《顺利进城》和《皮村》。他后来将这两部电影捐给了博物馆。

皮村的东北方向有一个高档别墅区“格拉斯小镇”。他甚至上网搜格拉斯小镇的资料,包括价位、名字的含义。“我就是想看看另一种生活是什么样的。”“格拉斯小镇”当时的价位是一套400多平方米的别墅最低价700万元。他后来在《皮村》中调侃说:“打工的朋友们,好好干吧,省吃俭用,几年后,你就可以拥有一平方米属于自己的欧洲别墅。”据《京华时报》

湖南五所高校招生处长倒卖高考指标落马

4月20日的湖南郴州,气温反常的高,湘南学院大四学生鲁芳换上了夏装,但心情并没有因此而凉爽起来。与鲁芳同样心焦的,还有湘南学院4000名面临就业的应届毕业生,春节前夕的招聘因为冰灾被取消,距毕业离校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但用人单位的招聘会却迟迟未能举行。

“双选会没能开展,和我们学校招生就业处处长马力煌被抓有关。”鲁芳告诉记者。

据了解,马力煌被检察机关“带走”是在3月18日。引人注目的是,带走马力煌的是长沙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知情人士称,和马力煌同时被检察院带走的,还有湖南的另外四家高校招生处的处长,原因是涉嫌倒卖高考指标。

家产约120余万元

1986年,马力煌从郴州师专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成为校办公室一名普通的干事。10年后,他被提拔为校保卫科长,三年后,调任校学生工作处处长(兼管招生就业)。2003年,郴州师专与当地另三所学校合并为湘南学院,升级为本科,马力煌成为湘南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油水十足”的职位。

湘南学院副院长王晓成向记者介绍,马虽出身永兴县一贫困农家,但凭借着当地稀有的矿产资源,财权两旺,“他的两个兄弟经营金矿矿,家产过亿,他本人也做过矿产生意,倒腾金银,很有富。”

对于马力煌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检察机关带走,王晓成

困惑不已。据王晓成回忆,3月17日晚上,马力煌突然给他打电话汇报学校的就业安排工作。第二天一早,马被长沙市检察院带走。

当天下午,湘南学院纪委向王晓成通报了马力煌的情况,随后对马的住宅进行了搜查。据称,马的爱人朱某也被带走,但迟迟未能开庭。

“双选会没能开展,和我们学校招生就业处处长马力煌被抓有关。”鲁芳告诉记者。

王晓成说,长沙市检察机关当时查明,马的家产数额约120余万元,其妻平时喜欢炒股,有股金60多万元,“检察院已经退还一部分资产,其中包括一辆马自达轿车和金银首饰。”

跑指标的“能人”

知情人士称,补课、追加高考招生计划、艺术招生、高水平运动员招生,一直是高校招生中的灰色地带。马力煌最忙碌的,亦是每年高考后的七八月份。这时,马经常随身携带三样东西:笔记本电脑、微型传真机和学校招生公章。

“他经常去湖南省教育厅跑招生计划。”王晓成说,部属院校每年的招生人数,都由湖南省教育厅分配,基本上是给多少指标,就录取多少人,“但被录取的学生中,往往有一部分放弃就读,这种情况在湘南学院尤为突出。”

育部门都会给各院校追加一些指标。获得越多的追加计划,就意味着可以招收更多的学生,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跑计划”往往成为一些高校的公关重点。

《湘南学院报》上记载着这位招生就业处处长的“辉煌业绩”。一篇由马力煌亲自捉刀,题为《招生就业处2007年工作回顾》的文章称:“据统计,今年要求我校予以关照录取的共有2000人以上,其中中专1600人以上。招生期间共追加560个计划,其中本科260人……”

记者了解到,2006年受台风“格美”的影响,郴州地区遭遇洪灾。根据湖南省教育厅规定,本科院校原则上不追加专科计划。但马力煌多次活动,为湘南学院追加了100个专科招生计划。这批追加的计划指标,在该校党委研究下,优先安排给了本院教职工子弟。

“去年学院组织出国考察,马力煌也去了,按资历怎么也轮不到他啊。”王晓成说,“招生权和经济权他都掌握着,权力空间很大。”

在湘南学院,招生就业处是一个特殊的处室。不仅财力丰厚,还享有其他院系、处室无法得到的特殊待遇。如财务为实报实销,招生人员出差一般都乘飞机。

“找马处运作”

湘南学院音乐系大三学生张聪(化名)向记者介绍,艺术、体育类招生考试,由于其评分方式存在着一定的“主观”色彩,所以就给一些人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各地

一直流传着“四月肥”的说法(此类考试一般在四月份)。

虽然各大高校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专业考试的相关条款,加大了打击拉关系、走后门、暗箱操作现象的力度,但这样的事例仍然存在。

对于艺术考生招生工作的流程,王晓成介绍:招生老师到达目的地后,与当地教育考试院取得联系,然后设立考点,负责监考和评分。而参考的学生则像候鸟一样,辗转于各个考场,应对不同的考官和考题。

湘南学院美术系学生杜风(化名)对记者讲起他的经历:“2005年我报考天津某大学美术系,家里找了个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代考,素描得了满分,要不是水彩考试出了问题,我早被录取了。”

在杜风眼里,某些考点“实在太黑”,不仅代考风行,考得好的也不一定拿高分。在报考天津那所大学失手后,杜风又转战石家庄。最终的结果让杜风有些失望,他被并不出名的湘南学院录取了,这还是付出了不少“代价”的结果。

“山东一个专业老师介绍我考湘南学院,说这个学校不错。我家里就给了他一笔钱,少说有万把块,让他去找马处(马力煌)运作。”杜风说。

2005年,杜风成功入读湘南学院,在这里,他碰到了不少山东老乡。在马力煌经常活动的山东,录取人数远远高于其他省份。

山东,是马力煌经营多年的“高产田”。2007年,湘南学院在外省计划招收720人,山东占了105人,其中艺术类学

生85人。

该校艺术设计专业一位王姓学生告诉记者,马处想办法为他跑到了指标,“家里花了点钱。”他说,除了派发红包外,许多招生人员还享受学生家长安排的“一条龙服务”,吃喝玩乐全由学生家长安排妥当,最后还拿着虚开的发票回单位报销差旅费。

衡阳师院招生处长涉案

马力煌事发后,衡阳师范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处处长周辉湘也被长沙市检察院带走。

51岁的周辉湘是个标准的学院派文人。1981年毕业于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逐步从讲师晋升至教授,是“衡阳市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与精明强悍、好出风头的马力煌相比,清瘦的周辉湘似乎低调得多。衡阳师范学院组织部部长聂东明告诉本刊记者,“周出事后现已正式停职,他的处长职务已被人替代。”周的落马,让很多人不解。

“周教授出了这种事,我不敢相信。”衡阳师范学院学生晓雨(化名)说,她记得当年课堂上的周老师正直、博学、平易近人,“他像父亲般给我们讲述大学里发生的各种故事。”令人感慨的是,在2007年,周辉湘也参加了由校纪委组织的参观雁北监狱、观看《反腐大案纪实》和《廉政中国》等警示教育片的活动。

引发高校招生处长腐败串案

马力煌、周辉湘“东窗事发”,暴露的只是“2008年湖南高招腐败串案”的冰山一

角。知情人士称,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到地方多所高校,共有包括五名高校招生处长在内的20多人牵扯其中。这是继2006年娄底二级运动员资格证书造假事件以来,湖南教育界最大的一起腐败案。

由于此案刚刚发生,检察机关对于具体涉案人员以及案情等还未向外界披露。

据介绍,这起高招腐败串案发端于长沙,长沙市一名女工为了让儿子上大学,跑关系找到一家高校的招生就业处处长,花了近10万,但孩子最终没有领到通知书。这位家长向有关部门举报后,检察机关发现,湖南省五所高校的招生就业处处长,均涉嫌私下暗箱操作,倒卖高招指标。

“长沙市检察院曾来我校核实马力煌的一笔涉案款项,约19.5万元。由于是一起串案,所以由长沙市检察院督办。”王晓成说。这起牵涉甚广的案件,在湖南省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招生处长形成“小圈子”

熟悉马力煌和周辉湘的人告诉记者,周是衡阳耒阳人,而马的家乡永兴距周的家乡很近。因为工作关系,两人又常常出入位于长沙今朝宾馆的湖南教育考试院,关系至深。马、周二人又同湖南其他几所高校的招生处长逐渐建立起一个小圈子,他们之间互相帮衬。利用追加计划解决本校教职工子弟录取问题,是教育界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这方面,马力煌通过几所高校处长结成的小圈子,表现“出色”。据《瞭望东方周刊》